

一些伤感的唠叨

——怀念好朋友郑宗培

■孙颢



淀山湖会议,在中国当代文学创作中留下深深的印痕。(照片最左排从下往上第四位是本文作者孙颢,第五位是郑宗培。)

郑宗培走了。我习惯称他小郑。我素来信奉“君子之交淡如水”,与文学界同仁,与出版同行,工作关系很好的不少,有私交的则不多,小郑算“不多”中的一个。

彼此信任,互不设防,大约是友谊自然发展起来的基础。1982年,我从华东师大毕业,颇多周折,才进了上海文艺出版社,做小说编辑。我是新来者,珍惜来之不易的工作岗位,自然小心翼翼埋头工作。那时,小郑已在出版社做了多年编辑,他是热心人,觉得做编辑,不能像我一脸的书呆子气,他积极帮我开拓眼界,给我介绍一些组稿的经验,包括认识若干知名作家。我当然十分感激。谁都知道,作者是编辑最重要的资源,资源是需要保护的,哪能轻易拱手交出?小郑不那么想,一则他对自己的活动能力充分自信,不担心资源的绵绵不断;二则,他向来乐于帮助别人,这正是他在文学圈人脉广泛的原因。记得,我最早去北京组稿,就是他介绍了一些作者给我,使我不至于两手空空而回。

那时,出版刚刚被推向市场,像《小说界》这样的纯文学杂志,生存压力甚大。小郑活动能力强,承担着为杂志筹款的责任。记得,当时杂志要搞文学评奖,奖励作家的好稿,小郑的办法,是筹办大型文艺活动,吸收企业的广告,刨去各种费用和税收,多出来的一块,作为作品奖金。他要我也去见识见识。我哪里干得了那种风风火火的活,常是傻站在一旁看,见他东奔西跑,忙得不亦乐乎。他一个心眼要为杂志多挣点钱。他说,作家稿费太低,看见他们都难为情,有评

奖,给好稿子发点奖金,多少可有点弥补。我记得,上世纪80年代,得过《小说界》奖的作家很多,比方说后来因为《白鹿原》而名扬天下的陈忠实,他第一部中篇小说就得过《小说界》的奖。很多年以后,在北京开会,陈忠实见到我,还提起当时获奖的激动,对他坚持小说创作是重要激励。编辑部里的同事们都清楚,没有小郑的辛苦奔波,这个奖的奖金来源,会成难题。

我和小郑的私交,就是这样慢慢发展起来的。我们都有点书生气,是朋友,但不习惯吃饭喝酒之类的来往。谁有困难,能帮的就帮一把。比方说,二三十年前,我的外甥作为知青子女回沪,要考个中学。我没有这样的社交能力。小郑热心地张罗,让他去报考自己的母校,结果顺利考进。我姐姐一直记得小郑在他们困难时的帮助,她对小郑的去世,十分难

过,所以我要在纪念文章中写进这件小事。小郑有啥不便对外说的私事,个人难题,也会对我讲,比如儿子的教育问题。他结婚比我晚,孩子自然生得晚,哪个爸爸没有孩子教育上的烦心事?我比他早当爸爸,就可以用过来人的身份,给他出点主意。十几年前,他动手术前,我去看他,他说到儿子还小,不无伤感;我劝他,吉人自有天相,没事的,请他宽心。去

年秋天,他再次病重时,我去医院,他说到儿子现在工作不错,一脸欣慰,我也为他高兴。

这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实在不像为一个知名出版人写的纪念文字。我对赵丽宏说,我与小郑太熟,交往了三四十年,简直无从写起,所以落笔就是七拉八扯。末了,我想写一件很难忘却的重要事情。

1989年,我在上海文艺出版社已经担任了四年社长。本来,社里发展得还算顺当,那一年,有一本涉及民族问题的出版物捅了大娄子,全社上下人心不稳,跑到社会上去向作者组稿,也底气不足,有灰头土脸的感觉。小郑十分着急,几次到社长室来,建议我们要做点振奋人心、恢复士气的动作。我当然赞赏这种想法。不过,具体做什么,是很费脑筋的事情。后来,确实通过组织几次与出版相关的大活动,让上海文艺出版社较快活跃起来。其中的一件大事,记得是小郑首先建议,并且具体积极推进的,那就是在淀山湖召开的长篇小说创作会议。小郑他们提议之后,我和总编辑江曾培均举双手赞成。那次会,几乎网罗了彼时一线的主要作家,对中国当代小说的创作是很大的推动,对上海文艺出版社走出困境,作用当然也是巨大的。淀山湖会议,在中国当代文学创作中留下深深的印痕,在上海文艺出版社的历史中占据重要的一页,小郑功不可没。

郑宗培去世,文学界出版界的朋友们,写了许多深情的纪念文字。我的这些补充,是一位朋友的唠叨,因为伤感而显得杂乱无章的唠叨。

书的后面是人

——《籀园受赠书目汇编》读后

■张学义

因在成都参加过一次民间读书会,结识礼阳兄,也就顺理成章地能经常拜读《温州读书报》。这精致的小报,除了文章的魅力,吸引我的还有报纸中缝密密麻麻的赠书书目。温州图书馆真是把功夫下到家了!她首先是图书馆,也是读书馆;她不仅入藏了许多珍贵的赠书,也安妥了众多赠者的心。读罢章亦倩君编的《籀园受赠书目汇编》(以下称《书目汇编》),更让人感到温州的温暖。

温州图书馆有一个深邃而具有文化质感的雅号——籀园。籀园之“籀”,来自“籀庠”之“籀”,所说“籀庠”,正是孙诒让的号。所谓“籀园”,正是温州文教界人士在民国初年为纪念孙诒让购得依绿园旧址而建立的籀公祠。今天的温州图书馆就肇始于1919年在此创立旧温属六县联立籀园图书馆。这样说来,温州图书馆一开始就坐落在一个坚实、巨大的文化基石上。图书馆是藏书(保管)的,图书馆人是管这些藏书的,他们管的方式一方面是小谨慎地保护着,另一方面是兢兢业业为读者的借阅服务。图书馆里的藏书是从哪里来的?一是经费拨款购入,另一就是接受社会捐赠。天下图书馆多了,怎么能保证那些大学者愿意把自己的私藏心甘情愿地捐给某个图书馆呢?这得看缘分,这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图书

馆中是不是爱书、爱读者、爱书的作者、爱爱书的人。

《书目汇编》的隆重推出,把温州图书馆所包含着的“爱”集中浓缩在对捐赠者的纪念、感谢与尊重中。虽然,章编的主干内容就是些书籍目录,但其中包含着温州图书馆几代人接力般的呵护和工作。《书目汇编》在上编中收入1960年之前受赠的图书,多是线装古籍和一些铅印本。能看出来的是,当初温州图书馆接受捐赠的时候,当时的馆中主事者(或者工作人员)就已经恭敬而专业地造册、登记、备案,才使若干年后的后人章亦倩能缘此觅到当初捐赠的来龙去脉。

我们一面感佩温州图书馆人一代一代锲而不舍的珍本追寻,更唏嘘捐赠者与自己心爱之书的难舍与分别。我们看到,《蓼绥阁书目》收蓼绥阁主人黄绍箕善本之外的其余书籍之目录,共1148部;《浙江省旧温属联立籀园图书馆三十二年度捐赠图书目录》,以“捐赠者”、“书名”、“著者”、“册数”、“出版社”各项分类统计,涉及28位捐赠者(含单位),共计177册书籍。《永嘉敬乡楼黄氏寄存书目》,收黄溯初夫人沙氏1945年11月1日将敬乡楼余烬藏书38箱6446册并散佚四部寄存籀园图书馆,双方订立合同。馆方为此编缮书目。1947年,黄达权委托父执将寄存图书

全部捐赠。《永嘉潘氏养心寄庐捐赠书籍目录》,收5637册,另有字画150幅(套);《永嘉梅氏劲风阁捐赠书籍目录》,收补充性捐入共2129册;《永嘉吕氏于园捐赠图书目录》,收275部5240册;《温州项淑贞先生赠书目录》,收书刊332册、图表33张;《项新先生捐赠书刊目录》,收241册;《王理孚捐赠温州市立图书馆书目》,收72种125册;《籀园图书馆特藏目录》,收137种;《收存玉海楼书目》,收玉海楼藏书共约22000册;《秋桐馆徐氏捐赠书目》,收121部1040册;《吴性慧赠书》,收1688册;另有《续编所收丛书一览》《接收保管朱铎民家藏文物清册》《一九五四年、一九五五年捐赠书目》各收若干册。

人总是会死的,文化又不能不传承,书的主人就只好抱着出嫁女儿的珍惜心态,给自己曾经的“爱物”寻一个好去处。捐赠者爱不释手,受赠者就加倍珍视。正如章亦倩在“后记”中所说的,下编收入1990年后温籍知名学者(家属)捐赠的书刊。而这一部分编目的完成编著者费了工夫。从数据整理的专业要求出发,再加分类、列序,最终清点、汇编。

文化的要义在于“化”。在这个作为人类文化活动抽象命义的“化”里,包含着太丰富的内涵,而“化”的最基本的需要就是“传承”,也预示着需要持续不断地投入大



《籀园受赠书目汇编》
章亦倩编
上海远东出版社出版

量的文化劳动。《书目汇编》中的一本本书籍,从书之作者的写作、刊刻、出版,再到买书人的购藏、展读,再到本人或者后人捐赠,这需要经过多少手续,需要熬过多长时间,需要多少人费多少心思。当这些捐赠的书籍列架于图书馆的时候,才再一次辗转在读者手里。当把这些捐赠的书一一编目、汇编且出版面世的时候,有心人首先能感到一种曾经珍藏的心血和不得不分别的无奈,也能体味到被万幸收藏于图书馆再流转到下一代读者手里的欣喜。书的后面是人——写书的、买书的、读书的、藏书的、捐书的、接受捐书的、造册编目的,等等。章亦倩君的“汇编”行为,牵扯着这么多的与书相关的人和事。她的“汇编”行为,激活了先前多少爱书人的“爱”,又有益于多少后来者的“读”!她更大的无私与奉献在于,这本近50万字的《书目汇编》,几乎隐没了她的辛苦与劳动,她好像只写了一篇几百字的《后记》,其他的好像都是别人的。